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七百三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吳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胡浚

冊府元龜卷七百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令長部

教化 感化 勸課

教化

傳著格聰之論雅有胥儆之訓葢邑宰之任風化之所出焉有社稷之守有人民之衆施于為政足以成俗乃有示之禮讓陳之德義推之以誠信勗之以仁厚躬行

儉約以戒奢侈興隆學校以尚經術責已以息其訟隨方以勸其善繇是俗化斯革政事惟醇貪暴用悛親黨咸睦下以無爭人不忍欺至于道不拾遺耕者讓畔斑白不挈弦誦相聞者蓋有之矣頌曰懷我好音班固亦云廪廪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者皆斯之謂也

魯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

仲繇字子路為蒲大夫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而善之曰繇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繇乎忠信以寛矣

至其庭曰善哉繇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繇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寛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閒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

言偃字子游為武城宰孔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莞爾而咲曰割鷄焉用牛刀言治小國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道謂禮樂

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謂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戲治小而用大道

宓子賤治單父恐魯君聽讒令已不得行術將行請迎史二人俱至單父使其書將書宓子掣其肘書不善則怒史患之請歸報魯君太息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也乃令告宓子曰自今以來單父非寡人之有也子有之也有便于人者決之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得行其術三年巫馬期往而觀化于單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期

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化至矣使民闇行若有嚴刑于旁敢問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嘗與言曰誠乎此者形乎彼宓子必行此術也

高柴字子皐一作子羔為成宰初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啞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蟹有筐蟬有緌不為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謂蜩喙長在腹下也

魏西門豹為鄴令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兵甲官無計會

人數言其過于文侯文侯身往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黃任子治鄴大亂子能變道則可不能將加誅于子西門豹曰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府庫今君欲為霸者也臣敢為績于民君以臣請先登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乃登城而鼓之致甲笴甲鎧笴箭矢也操兵弩而出再鼓服捷載粟米而出服駕出而捷擔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信非一日積也一舉而欺之其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

後反

後漢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欺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仁愛

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餽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于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于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

聞者皆啞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嬿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治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界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于恭恭名亭長勑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嘆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慚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貰寬貸也于是吏人信服

劉寵為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躬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

宋均為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絶淫祀人皆安之後為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禁之不得奢侈有餘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

賈彪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刼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

法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按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

吳祐為膠東侯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后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

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劉矩為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嘗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又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

楊仁為什邡令寛惠為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

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右署上司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

陳寔為太丘長修德清静百姓以安鄰縣人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縣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

劉梁為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

桑瓚隷風移碨磥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戒躬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

仇覽為蒲亭長勸人生業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邺窮寡朞年稱其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

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極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孝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子母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一曰覽為縣陽遂亭掾好行教化部人羊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床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鴟梟哺所生

鍾離意為瑕丘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

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

童恢為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餚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户

劉平為全椒令掾吏五日一朝罷門闌卒署各遣就農

人懷感至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行部獄無囚
徒民各自以為職不知所問惟頒詔書而已
魏鄭渾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
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漁獵之具課
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
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
趙儼為朗陵令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宼者收
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

著

司馬朗為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内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

高柔為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名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為佳吏

蜀董和字幼宰劉璋以為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

貨殖之家侯服王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晉杜軫為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

唐郴為鄞令道德齊禮朞月化成

范甯為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往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

江道為太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為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道到官名其魁帥厚加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繈負而至朝廷嘉之

宋孔欣之為武康令時吳興人沈道虔居石山下鄉里年少相率受學道虔甞無食以給學徒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

梁裴子野為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民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悦合境無訟

後周辛昂為成都令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

隋劉曠開皇初為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爭訟者輒丁寧口曉以義理不加繩劾自各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

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治獄中無繫囚爭訟絶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

郎茂爲衛國令有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絶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

唐高智周常州晉陵人高宗朝舉進士補費縣令與丞

尉均分俸錢政化大行人刊石以頌之

韋景駿開元中為肥鄉令縣人有母子相訟者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痛終天無分汝幸在溫凊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嗚咽乃取孝經與之令習讀於是母子感悟自請改悔遂稱慈孝

馮伉貞元中為醴泉令患百姓多昏猾為著諭家十四篇大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

感化

夫寄百里之命布一同之政既惠愛以臨民必誠心而待物則有民懷感而附德物反妖而為瑞是以獸出其境鳳集于庭雉馴蝗散滅火反風感化所至其道可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斯之謂也

後漢卓茂初為密令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

劉昆以光武建武五年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輙

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

謝夷吾爲壽張令明帝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郡國荐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

鄭引爲騶令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登騶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聞詔不以爲然遣使案行如言也

戴封爲西華令時汝頼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

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

楊統章帝建初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寺舍人庶稱神也

魯恭為中牟令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廡

仁恕掾主獄屬河南尹廳察也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禽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以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恭廳不矜功封以言府府即奏上尹以撒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年樂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安因上書言狀章帝異之

公沙穆為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乃設壇

謝曰百姓有過罪務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經日
既霽而螟蟲自消百姓稱曰神明
童㤻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獲二虎㤻
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
残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
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
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㤻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
吏人為之歌頌

韓稜字伯師為下邳令視事朞歲吏民愛慕時鄰縣皆雹傷稼惟下邳界獨無

王阜字世公為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止學宫阜使校官掾長沙疊為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翱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

劉平為全椒令先是縣多虎為害平到修政選進儒良退黜貪殘視事三月虎皆渡江而去

陳曄字文鍾為卒令有惠政桑旅生二萬餘株民以自

給

劉虞為博平令治政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

南齊夏侯恭叔為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咸以善政所致

梁庾黔婁仕齊為編令治有績先是縣境多虎暴黔婁至皆渡往臨沮界當時以為仁化所感

陳司馬申宣帝太建九年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

有白雀巢于縣庭

唐元德秀爲魯山令部人爲盜吏捕之繫獄會縣界有猛獸爲暴盜自陳曰願格殺猛獸以自贖德秀許之猾吏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囚無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負約累則吾坐必請不及諸君即破械出之翼日格猛獸而還誠信化人大率此類

晉趙賡爲壽張令高祖天福四年閏七月詔賡考滿之外量留年以飛蝗避境故也

勸課

夫百里之長教乃居先四民之業農爲之首俾盡力乎樹藝在以時而敦勗若乃嚴制科令篤勸生業雖果菜之細鷄豕之微咸有名數以爲程課所以風化振舉户口繁多靡不由此者也所謂勸穡以固本原生以利人斯之謂矣

後漢仇覽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鷄豕有數

魏楊沛字孔渠為新鄭長興平禾人饑窮沛課民益蓄乾椹收萱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兖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椹

楊仁為什邡令墾田千餘頃

邢顒為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

吳陸遜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縣連年荒旱遜開倉穀以賑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

晉竇允字文雅始平人為浩亹長勤於為政勸課田蠶
平均調役百姓賴之

梁姚察為原鄉令時邑境蕭條流亡不及察輕其賦役
勸以耕種於是户口殷盛民至今稱焉

沈瑀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
女丁半之人咸勸悦頃之成林

唐李大亮武德初為土門令屬百姓饑荒大亮勸以墾
闢歲因大稔

冊府元龜卷七百三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令長部

仁惠　靜治　廉儉

仁惠

傳曰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又曰德以施恵若夫居宰邑之任蘊恤下之志誠信既篤吏不忍欺仁恵所化民用胥悅斯固道德齊禮庶幾乎恥格者也至有遭疫癘

而給以醫藥值伏臘而免其徒繫遣囚申孝活人甘戾開公廩以賑乏出私穀以濟貧重絶世嗣俾有遺育或便人而坐罰或受餉而代輸及夫興利以厚其生捍患而濟其戾裒多以矜弱克已以愛人用能興廉讓之風成愷悌之政非夫恂恂君子以教化為任者疇能及是哉

漢朱邑廬江舒人也少時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

恩所部民吏愛敬焉

後漢馮魴為郟令光武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群起郟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鬬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髡剔負鈇鑕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

令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令一切相赦
聽各反農桑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
為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静
虞延為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輙休遣徒繫各使歸家
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因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
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咸悅之
鮑昱為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内清淨縣人趙堅殺人繫
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繫

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上宿遂全其有子

鍾離意會稽山陰人少為郡督郵太守賢之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隱親謂親自隱恤之經給謂經營濟給之）所部多蒙全濟後為堂邑令初到市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民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赴趣作不日而成既畢為解土祝曰興工役者令也如有禍祟令自當之民皆大悅邑人防廣為父報讐繫獄

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歛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歛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竟得以減死論

曹褒爲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勑吏曰夫絶人命者天亦絶之臯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生之吾所願也遂不

為殺嚴奏襃耎弱免官歸郡

吳祐為膠東侯相安丘男子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慮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送長妻到觧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冬至

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崔瑗為汲令為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

蘇章為武原令時歲饑輙開倉廩活三千餘户

度尚為文安令遇時疾疫穀貴人饑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

周澤為澠池令奉公克已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

韓韶為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饑困乃開倉賑之所資贍萬餘户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陳登為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

吴朱桓為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長吏隱親醫藥餐粥相繼士民感戴之

晉喬智明隆慮共二縣令部人張兑為父報讐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兑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兑逃者兑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産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

華譚為郟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内饑饉譚傾心撫䘏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績

范廣為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即縣

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輙聽暫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為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賑饑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投之戶口十倍卒於官

夏方為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

曹攄為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耶衆

因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擿悉開獄出之剋日
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擿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
為諸君任之至日則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
曰聖君
南齊周顒為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顒言之於
太守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
常秖應轉竭蹙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
者或自經溝瀆亦有摧臂斮手苜目殘落貶傭貼子權

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輙有植杖被縕稽顙皆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筯當書偃筆為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畧聞諸縣亦處處皆蹟唯上虞以百戸一滂大為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彫罄宜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為功得之何遠

何思澄為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

怨牓門受餉數日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稅

梁傅岐為始新令縣民有因鬬相毆而死者死家訟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于縣岐即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掾曹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嘆異遽以狀聞

隋房恭懿開皇初為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文帝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帝聞而止之時應州諸縣令每朝謁帝必呼恭懿至榻前訪以化下之言

魏德深大業末為貴鄉長越王侗徵兵於郡丞元寶藏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輙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

二十餘里汝欲歸誰能相禁何為自若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来不忍棄去豈以道路難乎其得人心如此

唐李大亮為土門令屬百姓饑荒盜賊充斥大亮賣所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稔

員半千為武陟尉屬頻歲旱饑勸縣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赴州半千便發倉粟以給饑人懷州刺史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黄門侍郎薛元

超為河北道存撫使謂齊宗曰公之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恵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

裴耀卿開元初為長安令舊有配户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儲蓄之家預給其直遂無姦僦弊公私甚以為便

盧坦為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許以機織未就坦請延十日府不許坦令人但就其織而輸勿顧限也違之不過罰令俸耳既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

名

韋景駿為肥鄉令縣北界漳水連年泛溢舊堤迫近水漕雖修築不息而漂流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拓南數里因高築堤暴水至而堤南以無水患水去而堤北稱腴田澤水舊有架柱長橋每年修葺景駿又改造為浮橋自是無復水患至今賴焉時河北饑景駿躬撫合境村閭必通贍恤貧弱獨免流離

晉史圭初仕後唐同光中為寧晉令擅給驛廩以代饑

民民甚感之及為樂壽令里人為之立碑

静治

令長之德有仁恕有明察有强毅有清儉各行其志同歸於理然字人之道簡易為先不嚴而理不肅而成民性本静斯得不煩之旨焉古人有足不下堂智周於物不求課最政寛務簡渾無朕迹化若神明幾乎無為之治清静之化老氏曰治大國若烹小鮮斯之謂矣

子奇齊人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

曰未至阿及之還之已至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與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之決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至阿鑄其庫兵以為農耕器出倉廩以賑貧窮阿縣大化

宓子賤魯人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法數品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

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大治宓子賤彈鳴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

漢原涉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在馮翊之縣今之雲陽谷口是其處也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名不言而治

李歷為新城長政貴無為

後漢陳寔為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縣司官行部吏慮

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

劉永國字叔儒為東城令聞其名枉者吏直濁者强清肅然無事唯以著作為務

魏倉慈字孝仁文帝黄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

吉茂字叔暢為臨汾令在官清静吏民不忍欺

晉夏侯湛出為野王令以卹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

李裔為樂平侯相政尚清簡

王衍為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

劉超為句容令推誠於物為百姓所懷當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結誣家皆至超但作大函封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當年

賀循為陽羨令以寛恵為本不求課最

宋顧凱之為山陰令山陰民户三萬海内劇邑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凱之理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堦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績修莫能尚也

江秉之為山陰令民户三萬政事煩擾訟訴殷積庭堦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

南齊傅翽琰之子翽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吴令別建康

令孫廙廙因問曰聞文人發姦擿伏恵化如神何以至此荅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凝滯欲不理得乎後為建康令復有能名

梁劉霽為海鹽令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稱

何炤為永康令以和理著稱

後魏泉企字思道年十二為豐陽令雖童幼而好學恬静百姓安之

隋劉曠文帝開皇初為平鄉令人有爭訟者輙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刻各自引咎而去

魏德深煬帝大業中為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化

唐張元濟隋末為武陽令務以德教訓百姓懷之

廉儉

廉以自斂儉為恭德誠以約而鮮失亦遠恥而斯在乃有分莅邑政克敦清節彰明於素履率厲於頹俗處脂膏而弗潤立折𥅄而無愧服飲蔬菲器玩質樸唯仰給

於俸禄咸抑讓其饋禮損已邺下致孝愽愛迨乎罷秩罔能治生乃至云亡曾無餘粒若乃浮雲公廪脱屣室家徹庖爨之具減芻秣之徽雖切自修亦矯激太過耳

後漢董宣為雒陽令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光武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

孔奮建武初為姑臧長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

輙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嘗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畏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

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

胡紹為河南懐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詣倉受俸米於閤外炊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

宋度為定陵令素杯食麥飯

范冉字史雲為萊蕪長去官於市賣卜妻績紡以自給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魏時苗字德冑為壽春令其始之官乘薄軬車黄牸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

令來時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者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矯激然由此名聞天下

蜀董和漢末為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

晉杜軫為建寧令秩滿將歸羣蠻追送路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

宋何子平有孝行為六郡海虞令縣禄唯給供養一身妻子不犯一毫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禄本在養親不在為已問者慙而退

南齊褚球為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俸而已

周洽歷句容曲河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為買棺器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車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卹乃勑不給贈賻

梁孫謙為寧朔將軍錢塘令治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却不受每去官輙無私宅常借官空庫廊居焉

何敬叔為東海令在縣清廉不受饋

劉香為餘姚令在縣清潔人有饋遺一無所受郡守湘東王發教褒稱之

樂法才為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任將至百金縣曹啟輸臺庫高祖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為百城表矣

何遠為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民甚稱之
太守王彬廵屬縣諸縣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
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雞為别彬戲曰卿
禮有過陸綱將不為古人所笑乎
嚴植之建武中為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
丘師施以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
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范述曾位至臺郎范述曾事具牧守門
陳褚玠為山陰令在任歲餘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不

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嗤玠以非百里之才玠答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跼蹐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為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為信

隋髙世衡為櫟陽令劉髙為蕭令劉熾為成皋令大業之末長吏多贓惟衡髙及熾清節逾厲

馮履謙為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江陽尉與謙疇舊餽鏡一面謙集寮吏遍示之曰此張公所致也吾與之

有舊吾效官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
底明鏡炤心余之效官必至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
唐袁承序武德中為建昌令在任清潔士吏懷之
馮元淑為浚儀始平二縣令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
官所乘馬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作齋身及奴僕每日
食而已俸祿之餘皆備公用並給與貧乏或譏其邀名
元淑曰此本性不為苦
柳公綽為渭南尉屬歲饑其家雖給而每飲不過一器

歲稔復初

晉李爲光初仕後唐爲臨頴令已俸之外未嘗受邑人饋遺其縣署被損有年矣累政因循無復修者爲光以文告乃屬縣上户出材植人工營葺悦而使之百姓子來不數月公宇一新曁得替移家唯有大豆數石

漢鄭守中爲開封令妻子不之官舍其所履有可稱者

冊府元龜卷七百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令長部

明察 折獄 武功 屏盗 屈才

明察

百里之民慘舒繫之令長之謂也若非臨下有立斷之敏處事知矯枉之效何以糾正微隱擒摘姦伏使盜賊之輩避其嚴明孤弱之流受其惠養乎加之有始有卒

惟清惟勤勤則事無不理清則人皆自憚上可以宣帝王之風下可以裨岳牧之政次之簡編俾後生之擊節爾

漢魏相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傳謂縣之傳舍）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首姦收捕案致其罪論客棄市（殺之於市）茂陵大治

焦延壽字贛梁人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其能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以其嘗先知姦邪故欲為盜賊者不敢起發）

後漢公孫述為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言明察也）

周紆為名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悉猶知也）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鈴下侍閤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外頗有疑我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

法雄為平氏長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希發吏人畏而愛之

度尚為上虞長為政嚴峻明於疑理發擿姦非吏人謂之神明

荀淑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

方儲字聖明為句章長時人田還置餘粟一石及刀鋤於田陌明日求亡去疑其傍家儲曰此人非偷自呼縣功曹謂曰君何取人粟置家後積芟中功曹欵服後為

雒陽令功曹是竇憲客為竇所諷夜殺人斷頭著奩中置廐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者耳邊問誰所殺有頃者死人言為功曹所殺收功曹拷竟具服

蜀何祇為成都縣令時郫縣令缺以祇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姦穢每比人嘗眠睡值其覺寤輙得姦詐衆咸謂祇之發摘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

晉孔奕為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遥呵曰人餉吾兩甖酒其一何故非也簡視之一甖

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奕曰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陳珉為吴令善發摘姦伏境内以為神明

宋劉秀之為建康令性纖密善糾摘隱微政甚有聲吏部尚書沈演之每稱之於太祖

南齊孫廉為建康令時吴令傅翽聞其廉白因問曰聞丈人發姦摘伏恵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行勤則事物無不理綱自行則吏不能

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

梁王籍仕齊為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擿伏目下莫能欺也

孫謙為句容令清慎强記人號為神明

顧憲之為建康令發姦擿伏人號為神明

後周柳帯韋為觧縣令轉分隂令發姦擿伏百姓畏而愛之

唐張元濟隋末為武陽令嘗道逢一老母種葱者結庵

守之元濟謂母曰但歸不煩守也若遇盜當求吾令老母如言居一宿而葱大失母以告元濟濟悉召葱地十里中男女畢集元濟呼前驗問果得盜葱者

李畜為汜水主簿處事敏速有聲稱雖村童廝養之輩一閱之後無不知替代姓名者

李勉天寶末為開封尉時昇平日久汴州水陸所輳邑居龎雜號為難理勉與聯尉盧成軌等並有擒姦擿伏名

李夷簡建中末為華陰尉德宗發幽隴戴蘭段成諫等數將兵東討李希烈邐迤進發相次出關朱泚既僭位廼使以偽詔追令却廻至華陰縣夷簡見泚使非常人也言於知驛官李翼令捕斬之翼初未許夷簡再三言廼令追及於潼關即泚所使腹心劉忠孝齎書牒也遂與關使駱元光立殺之故泚所召兵不得時入關駱元光得以整齊師旅華州竟免陷賊

馮元淑則天時為清章令百姓號為神明

折獄

夫令長字人之官聽斷立政之本善惡攸司曲直是主一境由其治亂三農繫乎慘舒非夫明達君子忠信飭躬孰能使其無訟乎苟非其人則輕重由心上下其手貨賂公行民受其弊矣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至哉斯言乎

後漢王渙為雒陽令其寬嫓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又能以譎數發摘姦

伏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筭

魏杜畿年二十為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

胡質為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隐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

吴張舉字子清為句章令有婦殺夫者因焚屋言燒死

其弟疑而訟之舉業屍開口視無灰令人取猪二頭殺一生一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所殺者無灰生者有灰乃明夫死婦遂首服馬政化流行民歌遺澤

晉曹攄為雒陽令時天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夜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鞫寡婦

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决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寃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

陸雲為浚儀令人有見殺者姓名不立雲録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而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来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宋顧憲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失者所認

盜者亦稱巳牛二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為多言吾得之矣乃令鮮牛任其所去牛逕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發姦擿伏多如此類人號曰神明

南齊傅琰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不辨覆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為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無敢復為盜

傅岐為始興令縣民有因鬬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

後魏高謙之為河陰縣令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偽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具伏盜馬徒黨悉獲

北齊薛琡魏正光中行雒陽令部内肅然有犯法者未加考掠直以辭理窮覈多得其情於是豪猾畏法事務簡静

隋郎茂為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人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

唐張元濟隋大業中為武陽令務以德教訓下百姓懷之元武縣與其鄰接有人以牸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牛孳生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司累政不能

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元濟元濟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止具言所以元濟遂令左右縛牛主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名村中牛悉集各問所從來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所訴牛曰此是女聟家牛也非我所知元濟遂發蒙謂妻家人曰此即女聟可以歸之妻家叩頭服罪

武功

夫宇人之職恤隠為先禦武之備遇事則應或當紛擾

之際有彊毅之能冦戎之來吏民是頼或自完其郭邑或往覆其巢穴葢曾其時而集事亦不得已而用兵可與之權厥功茂矣

後漢鮑昱字文泉光武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上黨太守戴陟聞昱有智畧乃就謁請署守髙都長昱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

馮衍為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毁故賞不行

傅育明帝永平初為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

須吾功冠諸軍

魏賈逵舉茂才為汚池令髙軒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

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

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

琰求兵修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盡誅之

遂修城拒琰

杜襲漢末為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横時長吏皆斂

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荆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恣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為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衆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畧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

從之如歸

吳賀齊為太末長漢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候官長商升為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為永寧長晏為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諭為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

陸遜領海昌縣事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

禽遯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

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屯利

浦

徐盛領蕪湖令討臨成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

兵

周魴舉孝廉為寧國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

聚為冦以魴為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

晉虞潭為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

蘄昌別率鄧穆等襄陽太守華恢上潭領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

宋陸邵爲山陰令廢帝景平元年富陽人孫法光反寇山陰會稽太守褚談遣邵討敗之

梁韋愛爲冠軍南平王司馬帶襄陽令時京邑未定雍州空虛魏興太守顔僧都等據郡反州内驚擾百姓携貳愛沉敏有謀素爲州里信伏撫御曉示逆順兼率募鄉里得千餘人與僧都等戰於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

乃安

丘仲孚仕齊為曲阿令值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乘朝廷不備反問始至而前鋒已留曲阿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鋭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崗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散仲孚以距守有功遷山陰令

陳蕭摩訶蘭陵人文帝天嘉初除本縣令以平留異歐

陽紇之功累遷巴山太守

周鐵虎少膂力過人便馬䂨事梁河東王譽譽爲廣州刺史以鐵虎爲廣州令譽遷湘州又爲臨蒸令侯景之亂元帝於荆州遣世子方等代譽具以兵臨之譽拒戰大捷方等死鐵虎功冣

賀當遷爲宣城郡涇縣令天嘉元年高州刺史紀機自叛還宣城據郡以應王琳當遷討平之

後魏穆琳舉秀才爲安戎令頗有吏幹隨長孫稚征蜀

有功除尚書屯田郎

泉企上雒豐陽人世襲本縣令雍州蕭寶夤反遣其黨郭子恢襲據潼關企率鄉兵三千人拒之虜其將軍寶夤又遣兵萬人趣青泥誘動巴人圖取上雒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企與刺史董紹潛兵掩襲二姓散走寶夤軍亦退遷右將軍沂州刺史

北齊杜弼為光州曲城令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役塗多亡叛朝廷患之乃令兵人所齎戎具道別車

載又令縣令自送軍所時光州發兵弼送部達北海郡州兵一時散亡唯弼所送不動他境叛兵並來攻刼欲與同去弼率所領親共格鬭終莫肯從遂得俱達軍所軍司崔鍾以狀上聞其得人心如此

隋陶模煬帝大業中為大興令楊玄感之反也率兵從衛玄擊之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楊善會大業中為鄃令山東饑饉百姓相聚為盜善會以左右數百人逐捕之往往克捷其後賊帥長金稱聚

數萬屯于縣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勵所領與賊摶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叚達來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不能用軍竟敗焉達深謝善會復與賊戰進止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渤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衆數十萬破黎陽西還軍鋒甚盛善會以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

唐李大亮高祖武德初為土門令躬捕寇盜所擊輙平時太宗在藩廵撫北境聞而嗟嘆下書勞之其後胡賊

寇境大亮衆少不敵遂單馬詣賊營召其魁渠諭以禍福羣胡感悟相率請降大亮又殺所乘馬與之宴樂徒步而歸於是降者千餘人縣境以清高祖聞而奇之超拜員外散騎侍郎

穆寧玄宗天寶末為藍山尉是時安禄山始叛偽署劉道玄為景城守寧唱義起兵斬道玄傳檄郡邑多有應者賊將史思明來寇郡寧以攝東光將兵禦之思明遣使誘寧立斬之

屏盜

夫宰字之任風化之先容民期洽於救寧除惡必資於芟薀苟害馬之未去豈夜犬之獲安則有扇高風覃醲化肴膳在御弦歌不輟而人懷其惠吏不忍欺行路無懷璧之憂草竊爭見金之志使清靜之政無得而稱禮義之邦詢訏且樂不其逮哉又若糾之刑政一之明察訪游禽於絶澗猛以濟寬懲跋牂於太山威克厥愛使暴民不作能政用成耕鑿之畝甘褕自得雖較諸善化

諒同功而異情然要其大歸蓋百慮而一致矣

漢尹賞為鄭令成帝永始元延間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臧匿亡命姓紅陽而兄字長弟字仲今書長字或作張字者非也後人所改耳一曰紅陽侯正立之子兄弟長少也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賕賂為報仇讐也相與探丸為彈為彈丸作黑赤白三色而共探取之也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其黨與有

為吏及他人所殺者則主其喪事也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枹擊鼓椎也賞以三輔高弟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致謂積累之也令辟瓴甎也郭謂四週之內也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五家為伍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惡子不承父母教命者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籍記為名籍以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

劾以為道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置放也其餘盡以次内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即華表也揭著其姓名揭杙也揭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百日後廼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塲安猶焉也死謂尸也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諒信也葬字合韵賞所置皆其魁宿魁根本也宿久舊也或故

書長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貫其罪貫綴也詭令立功以自贖詭責也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姦惡甚于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

後漢祭肜為襄賁令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賁盜賊日日公行肜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清

公孫述為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

侯覇為隨宰縣界廣遠濵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為冦盜覇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浄

馮魴為郟令賊延褒攻縣舍後褒等降光武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一切相赦令作耳目是時每有盜賊並為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浄

陸康為髙成令縣在邊陲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往來長吏新到輙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為治冦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

劉平為菑丘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

李章為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兵劎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劎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

法雄為平民長善政事好發擿伏姦盜賊稀發

杭徐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于縣下由是境内無復盜

胡紹為河内懐令得一强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為三河表

王渙為溫令縣多奸猾積為人患渙以方畧討擊悉誅之境内清夷商人露宿無遺有放牛者輙云以屬稚子民間終無侵犯

虞詡為郎中大將軍鄧隲惡之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

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内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籌謀廟堂反在朝歌耶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籌之知其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黄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數萬賊不知開倉招衆刼庫兵守城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

假纔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朱縱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縱當作線

吳潘璋為大市刺姦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

長

晉王育為南武陽令為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

宋朱齡石為武康令時縣人姚係祖招集亡命專為劫盜所居險阻郡縣畏憚不能討齡石至縣偽與係祖親厚召為參軍係祖恃其兄弟徒黨強盛謂齡石必不敢圖已乃出應召齡石潛結心腹知其居處塗逕乃要係祖宴會叱左右斬之乃率吏人馳至其家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數十人由是一郡得清

南齊王敬則為暨陽令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刼逃紫山中為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刼帥可悉出首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刼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違誓即殺十牛觧神并斬諸刼百姓悅之

唐張元濟初仕隋為武陽令行人候曉先發遺衫於路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内路不拾遺但能迴

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

屈才

倚天之劍不可以補履滷牛之鼎不可以烹鷮故才屈於命位不充量古今之所難也乃有僶俛象雷之任躬親字人之事或宴安自得或弛慢無狀或退藏而不拜或慨憤而罷去歷代而下時或有之所以詩人興簡兮之刺大易垂井渫之象者焉

言偃為武城宰孔子之武城聞閫絃歌之聲莞爾而笑

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戲以治小而用大道

宓不齊為單父宰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庶幾矣

漢汲黯以謁者為滎陽令黯為令稱疾歸田里武帝聞乃召為中大夫

後漢仇覽一名香為蒲亭長考城令王渙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陳元不孝其母告之覽為陳人倫孝行元卒成孝子得無少鷹鸇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鸇不如鸞鳳渙謝覽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月俸資覽令入太學

虞詡辟大尉李修府拜郎中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屯聚州縣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

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蜀龎統以荆州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龎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蔣琬字公琰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

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晉潘岳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才名冠世為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鬱鬱不得志

夏侯湛自尚書郎出為野王令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

宋張岱為東遷令時殷仲堪治吴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

唐顏師古初仕隋仁壽中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到官果以幹理聞

李淳風父播仕隋為高唐尉秩卑不得志棄官為道士

冊府元龜卷七百五